



猫粮和狗粮都分不清的祁先生要买狗屋了
导购小姐：请问您宠物的尺寸是多少
祁叔严肃地指向傅薇：和她差不多
傅薇：.....

一生遥遥

岁惟
著



人气作者岁惟
再续 / 遥遥 / 系列

毒舌男主编
认尿小助理



你是我想共度余生的另一半，是我关于“家”的所有想象

一生遥遥

岁惟
暮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遥遥一生晚 / 岁惟著. — 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7.11

ISBN 978-7-5594-1317-8

I. ①遥… II. ①岁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269322号

书 名 遥遥一生晚

作 者 岁 惟

出版统筹 黄小初 邹立勋

选题策划 朵 爷

责任编辑 胡小河 姚 丽

文字编辑 夏 沅

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

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印 刷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mm×1230mm 1/32

字 数 190千字

印 张 9

版 次 2017年11月第1版, 2017年11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594-1317-8

定 价 34.80元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录

C
O
N
T
E
N
T
S

- Chapter 01 你好，偏执狂 /001
Chapter 02 独裁患者 /013
Chapter 03 圣诞病菌 /024
Chapter 04 幸存者 /039
Chapter 05 冬雪困境 /064
Chapter 06 墓园 /091



目录

C
O
N
T
E
N
T
S

Chapter 07	第一顺位 /117
Chapter 08	玫瑰攻势 /140
Chapter 09	飞来横祸 /161
Chapter 10	如果一定要投降 /188
Chapter 11	失而复得的你 /218
Chapter 12	神秘来信 /239
后 记	/281



Chapter 01

你好，
偏执狂



那是十六岁的傅薇，
如今已经过去八年。



十二月入冬，鸭蛋青的天空晕开稀薄的天光，洒在路旁带霜的松针上，清冷又寡淡。国道上走走停停的车辆喷出的尾气凝结成白雾，萦绕在沥青路面上。

计程车从S市的城郊出发，驶入市区后被堵住了。傅薇观察着前面车辆冒起白雾又偃旗息鼓、凉却又重新热起来的排气管，终于没有耐心地抬腕看了看表，问司机：“还有多久可以到？”

现在是早上八点二十三分。

和付其誉约定的时间是早上九点。

付其誉居住的公寓位于S市最繁荣的商业区，林立的写字楼里藏了一座四十层的住宅楼，闹中取静。白领们化着精致的妆容，踩着十厘米的高跟鞋出入公司大楼，复印机与电梯的运作声响隐匿在高耸的玻璃森林里，没有车鸣，没有喧闹的人群。

傅薇翻开膝上的一沓打印纸，封面上有付其誉的一张演出照片，是从谷歌搜索到的资料，分辨率不高，但依稀能看出画面上男人健美的身体和柔韧的姿态。旁边附了详细的简介：付其誉，1983年生，

被誉为亚洲最好的芭蕾舞男演员，曾是英国皇家舞蹈团的首席舞者，现已退役。还有许多网络百科式的星座、兴趣、爱好及生平简介。

网络上的论断半真半假，还得见了真人才知道。傅薇匆匆扫过几页纸的“性格与生平”，没发现有什么特别让人印象深刻的。与此同时，计程车已经摆脱了堵车大流，驶入了畅通无阻的写字楼区。傅薇看了眼路旁的绿化环境，用一支崭新的银夹钢笔在纸上画了两画，在付其誉的性格旁边写上“很懂享受”。

一捺还没有写完，手机屏幕亮起，进来一条短信：“打印纸在哪里？”

傅薇回想了一下，回复：“被我用光了。”放下手机，她付钱下车，早上八点五十五分，看来从城郊到这里需要一个小时。傅薇拢紧了随意搭在肩上的大衣，呵出一口白气。

如果真的接受了这份工作，每天的上下班时间很成问题，而且还是零下三摄氏度的冬天，今后会更冷。傅薇粗略想了一想，把手里的资料扔进大楼门口的垃圾箱。

给她开门的是一个穿着灰色薄毛衣的男人，开领的设计让人看得出他肌肉匀称的身材，面容却有些憔悴，令整个人显得消瘦而苍白。

傅薇试着喊了声：“付先生？我是傅薇。”她礼貌地向他一笑。

男人笑容温和，把她引进玄关，找话题与她聊起来：“你很准时，傅小姐。”

傅薇瞥了一眼手表，早上九点整，误打误撞，幸好没有迟到。付其誉的亲 and 让她好感倍增，放松下来开了个玩笑：“我还以为应门的会是用人。”

付其誉低头一笑：“我一个人住。”

付其誉的家陈设简单，巴洛克风格的地板简洁干净，柚木和橡木的材质温和而有质感，客厅尽头的落地窗布帘被拉开，清晨的一束暖阳透进屋子里，让位于二十一层的公寓有种接地气的踏实感，除此之

外，整洁得纤尘不染。

付其誉给傅薇倒了杯咖啡，在纯白的沙发上坐下，见她的目光还停留在他的家居装饰上，友好地发问：“觉得太简单了？”

傅薇意识到自己的冒昧，谢了一声，略带歉意地一笑：“家里住着一个一模一样的偏执狂，来到这里宾至如归。”

淡淡的咖啡香弥漫在客厅里，付其誉正取过茶几上准备好的合同不经心地翻着，听到她的措辞微微一怔——偏执狂。

才第一次见面，傅薇毫不拘谨。付其誉跟她闲聊了几句，慢慢意识到他面前坐着一位自来熟的女士。

“付先生为什么会找我当你的自传作者？”从寒暄中绕出来，傅薇直入主题，开宗明义，“我只是个财经记者，没有接触过传记文学。”

她的表情有些严肃。付其誉理了理手中的打印纸，没有拐弯抹角：“我看过你的一篇战地报道，《2009，中东》。”

这回轮到傅薇短暂地一愣，她大学毕业后曾经去中东战场当过两个月的战地记者，后来因为家人不同意而不得不转行，做经济类报道。两个月的时间里，所写的稿件数量有限，且多是通讯稿，她并不认为会给人留下深刻印象。

她不知该怎么接话，付其誉耐心地等着她的回复，气氛一时有些尴尬。

茶几上的手机不合时宜地一震，又一条短信出现在屏幕上：“胶带或者不粘胶？”

傅薇有些烦躁，迅速地给他回了一句：“自己找。”

一直安静的付其誉注意到她微妙的表情变化，指了指她的手机：“另一个偏执狂？”

傅薇没料到他会这么八卦，尴尬地点了点头：“嗯。”

“你丈夫？”付其誉看起来很有兴致。

傅薇局促地抿了抿唇，手指刮了刮咖啡杯的杯壁，深吸一口气，答：“……我老板。”

付其誉点到为止，没再深究，开始聊他从发现她的报道，了解到一些她的文学作品，再到决定邀请她作为他自传主笔作者的过程。

傅薇打断他：“文学作品？你是指我大学时代发表在传统刊物上的散文诗？”

付其誉点头肯定。

傅薇简直要崩溃，那都是满满的黑历史！跳芭蕾的男人审美水平异于常人？傅薇不可置信：“我不认为这些文字能证明我的传记写作能力，并且我本人对这项委托并没有信心。很感谢您对我的赏识，我想我也许无法胜任这份工作。”

付其誉年近三十，即使保养得不错，笑起来仍有细微的笑纹漾在眼角：“傅小姐是认为自己没有能力，还是不愿意出任？”

“……”傅薇有些犹豫，“我本人并不排斥这项工作。”

“这不是一项工作。”付其誉的声音清润而有磁性，“我希望有一个合适的作者记录我的生平，这和是否专业无关。”

在傅薇为难之时，付其誉又补了一句：“当然，我会支付你稿酬。”

她仍旧有些困惑：“您今年不过而立，也没有商业宣传的需要，为什么会对自传有兴趣？”

付其誉好像猜到了她的这个问题，自然地把双手搭上沙发的靠背：“每个人都有记录过去的需要，并不都是为了扬名立万。”

艺术家的回答方式。傅薇一时语塞。

几个小时下来，付其誉说服她的理由是：人总要有几个时刻相信缘分。傅薇并没有被这句话说服，却被他说动了。也许艺术家的思维逻辑与常人本来就不太一样，何况她也乐意尝试一些新的事物。财经记者并不是她理想中的职业，自从离开了中东战场，这是她第一次觉

得生活新鲜又充满了挑战性。她爱这种感觉。

人总要有几个时刻，敢于抓住机遇。

傅薇答应下来，直截了当地往主题上走：“那，可以与我谈一谈写作方式吗？”

付其誉的笑容更深了：“不，这是之后的问题，今天我们要谈的是每星期的工作时间与薪资。”他顿了顿，用一种近乎揶揄的口吻说道，“不过，好像傅小姐你并不关心这件事。”

走出住宅楼已经接近中午，绿化带里的松针上已经没有了白霜，天空旷远明净，连写字楼的玻璃折射出来的阳光都不再刺眼。傅薇回头看了一眼身后的高层建筑，二十一层的窗户紧闭着，难以想象里面的主人和他的人生。

和付其誉的协商结果是，鉴于她不愿意放弃本来的全职工作，她需要在工作日每天用半天的时间到他家进行攀谈与记录，等到谈话结束整理出大纲，审核通过之后可以进行撰写。谈话部分的报酬与撰稿的稿酬分开支付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谈话的报酬要比稿费丰厚，且无论最终成稿与否，这一部分都会被支付。

傅薇惊讶于他为什么不直接发一段文字生平简介给她。

付其誉的回答是：“对自己的人生负责是正常人的共同意愿。”

偏执的艺术家，而且有一点怪胎的感觉。在傅薇的眼中，跳芭蕾舞的都是女演员，男演员很少，是时候回家补几段付其誉的演出视频了。

马路上依旧很冷，傅薇白皙的脸颊被冻出了两抹浅红。她把手塞进大衣口袋里，在红绿灯前思考是回家吃饭，还是在外面解决。

口袋里的手机适时地震动了起来，依旧是没头没尾的问句：“家里有没有锁链？能锁住一头狼的那种。”

傅薇忍无可忍，咬牙切齿地在屏幕上敲出一行字：“祁叙，你杀

了个人吗！”

想了一想，她最终还是拦下的士回家。

冬夜的路灯一盏一盏铺向远方。城西别墅区的罗马式拱形大门矗立着，远处是淹没在夜色中的清合山，千灵湖蟹壳青的湖面沉寂，在黑暗的笼罩下呈现深黛色，在车灯的探照下隐约泛出清亮的水光。

傅薇昏昏沉沉快要睡过去，回光返照似的对司机喊了声“停”，下了的士。

才不过下午六点，天已然黑透。见鬼的堵车以及见鬼的天气，傅薇腰酸背痛地摸出钥匙开门，屋子里暖气很足，却一片漆黑。她脱了大衣挂在衣钩上，按亮了客厅灯。

冰箱里没有一丝烟火味，门背整齐地排列着两排酸奶，三层抽屉各被贴了不同的标签，相同的是，里面都是苹果。傅薇对祁叙的无聊翻了个白眼，认命地取出一个苹果。

这是一栋欧式复古别墅，客厅配有壁炉，在上一任主人居住时曾被使用。经济学家祁天佑与他夫人一同遇难之后，这栋别墅由他的儿子祁叙继承，装潢格调没有变，除了客厅中央的古董红木长软椅被换成了崭新的白色沙发，在古朴的家具风格中显得格格不入。

墙上挂着巨大的雕花相框，照片上祁天佑夫妇笑容温暖慈祥，祁天佑揽着一个表情傲慢的青年——二十一岁的祁叙，以及他身边那个面容稚嫩的女孩。那是她进祁家的第一个月，照相时还有些拘谨，显得人皱巴巴的。

那是十六岁的傅薇，距如今已经过去八年。她比祁叙更熟悉这个家的构造，了解每一件杂物的摆放处，驾轻就熟地指挥钟点工打扫。

傅薇匆匆收回视线，仓促地看了一眼沙发边没有被动过的财经杂志当月刊，在洗手池把苹果洗净，进了卧室。

她刚打开笔记本，玄关处突然传来开门声。

她探出头的时候，祁叙正把黑色西装挂在她的大衣旁边，零下三摄氏度的晚上，他里面只穿了一件单薄的白色衬衣，因为刚从外面回来，整个人散发着生冷的气息。复古的漆木大门敞开着，门外一只齐膝高的萨摩耶，正吐着舌头，蹲在门口不停地晃荡着它蓬松的尾巴。

换上居家鞋的男人挽起衬衣的袖口，清瘦颀长的身形，面容冷峻，棱角分明，自然地回过头去，面无表情地命令了一声：“进来。”

一直不敢踏入屋子的萨摩耶抖了抖身子，欢快地奔进了门。

傅薇：“……”

祁叙关上门，随意扯开衬衣的领口，光脚窝进了沙发，白色的欧式沙发良好地把他包围在了中间。初来乍到的萨摩耶像一团洁白的棉花糖，在舒适的羊毛地毯上奔来奔去。

傅薇啃着个苹果走到沙发边，双臂环抱，冷声质问：“你要养狗？”

“宠物店建议，家中有老人和心脏病患者的，不要养大型犬。所以我没有买藏獒，嗯，这只还不错。”祁叙窝在沙发里，翻阅茶几上的财经杂志。

被指作“老人和心脏病患者”的傅薇噎了噎，低头盯着乱窜的一团白毛。媲美藏獒的萨摩耶配合地展露了它的标志性微笑，圆溜溜的大眼睛乌黑明亮，向傅薇摇了摇毛茸茸的尾巴。傅薇在心里默默给它点了根蜡，显然这只天真的犬科动物，还没有意识到它悲惨命运的开始。

祁叙这个养仙人掌都能养死的人，居然买了只萨摩耶回来。而他上个月才获赠一盆价值上万的名贵兰花，一直在他的忽视与傅薇偶尔的照料下苟延残喘、半死不活。

傅薇深吸一口气，诚恳地建议：“我不认为我们家适合养动物。”

男人面容冷硬而沉静，随意敞开的领口露出一小块白皙的皮肤，

杂志的铜版纸泛出冰冷的光泽。祁叙没有抬头，话里意有所指：“回家的时候没有看到我的小动物，所以我买了只新的。”

新宠萨摩耶乖巧地蹲在傅薇的脚边，一大一小两只，旧爱新欢一家亲。

傅薇没跟他计较，随手把苹果核扔进垃圾桶，抱怨了一声“太酸”，自然地在沙发的另一头落座。

祁叙的脸隐在三十二开的杂志后，对她冷嘲热讽：“最上面一层苹果的甜度不符合食用标准。”

傅薇想起冰箱里的标签，翻了个白眼：“你就不能都买熟的苹果吗？！”

祁叙：“我享受它成熟的过程。”

精神病。傅薇不好发作，趁自己没有到忍无可忍的地步，按下他手里的杂志，直奔主题：“我明天需要请假，准确地说，这个星期及以后的工作日，我只上半天班。”

祁叙抬起杂志继续阅读，冷冰冰地拒绝她：“我不认为我的员工可以轻易地从我手里获得假条，傅小姐。”

傅薇干脆利落：“我提出辞职。”

“不，傅小姐，不仅你不能辞职，而且马上会有一个有趣的人，成为你的同事。”他翻过一页，彩印的纸页发出清脆的摩擦声。

傅薇蹙眉：“谁？”

祁叙略略移开杂志，露出小半张脸：“这是个秘密。”

半夜一点，起床喝水的傅薇给祁叙的兰花浇了半杯水，冬天的暖气让室内变得非常干燥，缺水的兰花已有些枯萎的趋势。傅薇无奈地摇了摇头，转过身墙角发现了蔫成一团的白毛，之前精力充沛的萨摩耶此刻耷拉着眼皮，像兰花一样气息奄奄。

书房的台灯还亮着。傅薇踩着拖鞋去敲书房的门，敲了两下后不

等他开门就扭开了门锁：“你有没有给你的宠物喂食？”

“我想你很乐意照顾它。”祁叙手中的 Pelikan M 1000 在纸上发出有节奏的摩擦声，语调傲慢又自然。

傅薇几乎想把门摔到他的脸上：“你让我喂什么，我们家只有苹果！”

祁叙停笔，想了一想，继续他的撰写工作：“食物柜里有生鸡蛋。”

“……”傅薇咬了咬牙，转身去厨房做了一碟蛋包饭。谁让她是她的顶头上司，《E 财经》主编，外加文化公司的 CEO 以及……曾经和她相依为命的人。

蛋包饭香气扑鼻。萨摩耶欢快地扑向碟子，她喂食的时候微笑着摸了摸它柔顺的绒毛，心情愉快地问：“它叫什么名字？”回头时却发现祁叙漆黑的眸子盯着碟子，沉寂幽暗。

看到她转身，他冷冰冰地移开视线，声音僵硬：“Vivian.”

傅薇的英文名字。

还没等她发作，祁叙已经迈开长腿走进客厅，抱起正在进食的 Vivian 走进卧室：“显然，在晚上九点以后进食并不是一个好习惯。”Vivian 在他的怀里扑腾了两下，呜咽着被抱进了早为它准备好的笼子里。男人的背影清俊又骄傲。

傅薇忍着怒意讽刺他：“你现在的样子真像一个虐狗狂人。”如果祁叙被保护动物协会曝光到微博上，她一定第一个转发点赞。

卧室的门在她面前被关上，里面传出两声凄厉的狗叫声。

爱护动物的傅薇：“……”

入睡前，笔记本桌面上忽然提示有一封新邮件，来自 Queena, Qi Yao. 戚尧。

傅薇惊呼一声，点击打开。邮件里用英文向她问了好，报告此刻发件人正在叙利亚边境，并抱怨电脑里没有中文输入法。邮件里附了

许多张旅途照片，愈发接近交火地区。傅薇滚动到最下方，正文的最后，戚尧询问了几句她最近的生活。

戚尧是她的大学同学，毕业后与她一起成为战地记者。这原是她理想，而她却是放弃的那一个。照片上残破的街道，那些断壁残垣，都让她想起中东的战火，和热血沸腾地与戚尧讨论未来的每一个晚上。

傅薇着手回她的邮件，财经记者的生活乏善可陈，她特地提了一句祁叙，不由自主地用上了讥讽的口吻——“当你的上司每天在家证明他的年龄不是二十九岁而是九岁的时候，你很难在工作环境里对他保持应有的尊敬。我有时真的怀疑电视上那个衣冠楚楚的财经节目嘉宾不是他本人。”

.....

说到付其誉时，她不由得多提了几句——

“.....他通过杂志社找到我，说信任我的文字能力。你能相信吗？但我已经和他签下了工作合同，通过谈话了解一个名人，是我最近唯一能期待的事了。顺便说一下，你真应该去看看他的古典芭蕾的视频，颠覆了我认为男芭蕾舞演员都是娘炮的印象，他真是一座移动的古罗马雕塑。但愿你还能接触得到网络。”

最后，她犹豫着问道：“你最近.....工作上有什么变动吗？”

停止敲击键盘，从她卧室的窗户向外望，能望到冬夜浓重的黑暗笼罩着远处的清合山，千灵湖静。今夜月光清淡，远山朦胧的轮廓横亘在夜色里，无风，近处三层楼高的冬青树枝叶上落了白霜，彰显着近在咫尺的寒冷。

傅薇喝下仅剩的一口酸奶，打出最后一行字：“爱你的，Vivian。”

想了一想，她又皱眉把 Vivian 删掉，改成她的大名。

——爱你的，傅薇。

她关了灯躺上单人床，在手机通讯录里找到祁叙的名字，发了一

条短信：“关于我的请假诉求，我想我们有必要好好聊一聊。”

回复很快发到了手机上：“午休前的时间任你支配。”

傅薇对他的爽快诧异了一阵，难得地发了个微笑的表情：“多谢，主编大人。”